

目錄

長詩 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

之一 地表生活圖輿

之二 你如何成為一種幽靈式的抵達

之三 當日常成為異度

後記·詩手記 〈細如琴弦〉

之一 地表生活圖輿

0

入夜後我們開始輪流
撥響沙漏的地平弦

檢查幾頁思想
傳遞一手問候語

然後交給第二手
途中打翻幾瓶黑胡椒

以煙塵與雪召喚
我術咒的馬戲班

為了在綠與不綠之間
取得平衡
開始研習園藝

買一打墨水筆
登記失物
印成海報
並且極願意在車站張貼

墨水瓶
鋼筆
羽毛
梧桐葉的乾燥書籤

多年後
再一次搭上那列長途火車
從六點鐘離站

試著寫一些字
讀出聲音
再要一杯熱咖啡
禮貌地讀出女侍的全名：
佩霓雅·居安麗·泰尼亞

懷著合理的期待抵達了房間
在安全島的邊緣謹慎地照面

客客氣氣彷彿初識
從對角互望，心懷奧祕
保持體態清醒

車還未到站
也想烤一張餅
攪起麵粉和水將就攤成
一封信的敬語
向正午致意

那熱便格外地適合你
也可以一輩子把祕密揣在懷裏
此後十年穿同一件短袖花襯衣
在地表與地表的縫隙間
摩切商榷

齒列生熱
像一列長長的火車
駛經彼此的舊日風景
但並不靠站

1

霧中訪客近謎
你蹲在紅磚小陽臺
專心栽蒔兩人風景

勤快澆水，衡量
雨與露的溫差
忠於清晨五點半
面東向陽

紫蘇贈以少年小捲髮
燈稱花餽以乳白小甜餅

T城L街
22號5樓公寓
廚房與藏書室的潮間帶
熱與光以風影
交錯於45巷的神祕主義

太多櫻草了——
你對著廚房呼喊
——來點兒薄荷
再來點兒梔子酒——

逆時針的漩渦色時間
從六點鐘和解

可以肩抵著肩
一起畫畫
研讀十七世紀的植株學

白天你是一盆杜鵑綠
再沒有什麼更逼近快樂

你剪下紅色
你收集果殼

此刻蹲在陽臺邊抽著菸斗
接近一種腎蕨灰

2

和某人輕易地取得了共識
約在H街口
一間露天式咖啡館

——我們不會錯過的
那人說。口袋裏有一張風景明信片
一束開了百年的鳶尾花
曬得發藍的玻璃水瓶
署名寫給馬奎斯

坐在露臺前啜飲
金色濾滴曼特寧的時候
想起知更鳥的腹部
一座柔軟多浪的小海洋

在奶油薄餅與沙拉的邊界
從縐褶地帶
寫一封信到蘇門答臘

為了什麼而一時衝動
買一張長途船票
前往陌生的熱帶

船開往紅色卡里馬達
赤道線祕密棲息海峽的前額葉

你把腰腹摺疊，臂彎收緊
成為自己唯一的行李

指航針越過白色巴里散
路上人們眼睛是菸草灰

滿街都是版畫般的女人
背脊的曲線像黑色的小提琴

你也開始兇猛地抽菸
煙飄進她們的夢
像一場極短的雨

你也開始做同樣的夢
夢裏，有人轉開收音機
音樂像你嘗過的那種牛膝綠

3

後來我們終於願意宣佈
因為迷路而走散這件事情

那件棉麻混織襯衫
到昨天還吊在衣架上
像一把懸掛的馬頭琴

更像一隻泰國橙
在時間的河底哺育
乳房的沼澤地

但衣櫃是不必被打開的
它那麼恐懼潮濕就像
一名內分泌失調的巡哨兵

所有局部器官都忍不住
一種被催熟的慾望

只有眼睛還是生的
你從眼底掉出來
酸而且硬
像淚

你慎重地衡量里程數
挑選領帶，一尾一尾
黑針織灰牛仔綠絲緞玫瑰網

扭擺蠕跳活色生香
你馴養的蛇群與你

悉心奉養的語音導航
 嗯我們談到洞窟總是難以避免
 我不騙你，就讓你給我許多

聲音——譬如你說：
 刀。就把你握在掌心
 彷彿初次見面
 禮貌地交換香菸，並肩坐下

或者我吻了你一下
 把香菸收回口袋
 再給你門

六點鐘，開門離開
 房間電燈管樓梯衣櫃襪子抽屜除濕劑
 31巷12弄7號

離開水銀燈微波餐晚間新聞
 離開灰塵梅雨潮濕溽熱離開

一個結打上另一個結
 與它們之間無縫密合的恐怖

恐怖。引起過敏的恐怖
 促發饑餓的恐怖的恐怖的恐怖

你離開市場水果街道購物袋香菸稅
 離開自己的椅子從腳踝
 從肌腱從神經開始

景觀公園的巨大圍籬前
 我迷路，街燈慢慢地滅
 一次次無心死去

影子的蛾驅趕著光
 你是隱蔽於地圖邊緣的城市

4

出門前
 把鑰匙隨手擱在桌上
 回來卻贖一副植物骨骸

是龍鬚蘭，或者石斛草？
 若是解開謎底
 我們便一起變老

生活中必要的非必要之惡
 例如啤酒泡沫，藥草
 例如晚春

可觸摸的一切都像你
 你抓起鑰匙
 轉身進了隧道

眼看要走
 說好不眷戀並且約定
 絕對不要對忠誠掉以輕心

雖然依然又轉過了一個街衢
 等下一個穿白襯衫的人履行

他的承諾與
 其他無數的無數次承諾
 來到傍晚
 揀一塊磚
 路邊坐著抽菸、對錶——
 那車六點鐘離站

人們輪流出門丟棄家庭垃圾
 不得不感到罷休
 不得不暫且罷手

之2.
 站著默數3
 反手握住門把 上鎖
 模擬一支三拍子的單人Salsa

至於鑰匙該留給誰
 才符合所謂「和平分手」的準則呢
 這甚至不是一個能被查閱的詞彙
 在任何一本經過翻譯的字典裏
 逐漸失去它鋸齒狀的發音

像一位相貌神似的遠房表親
 攀著姓氏的枝脈窸窣索來

多麼像那部被你形容為
 「並非真正傑出」的電影
 午夜場關燈前抵達
 為你親身示範——

一絡黑蕨葉
一把提琴
一雙鞋。

港口，兀鷹臉的男人
盤桓在售票窗的枝洞前
你獲取目的
你收取船票
任何旅行一開始都能與
找零和諧為伴
對現況毫無異議

從此真正開始旅行
像個收集象牙菸斗的遠洋探險家

多年前那少女是否從閣樓
小窗探見了你的影子
在凌晨四點鐘淹留
空巷，街區，南國。

在每一面紅心磚
每一道石蛇般的龜裂
在縫隙與縫隙

在萵苣耳朵與罌粟唇瓣

在對方面前，彼此之間
聽見她說：

Salsa

Salsa

Salsa

5

一支三拍子慢舞
你捨得的
你再清楚不過

春天裏，太多藉口
擁護鎮日抽菸
清晨編雲，向晚造霧
輪流給每株盆栽澆水

在紙上記下待履踐的行事
再把它們分別撕毀

握緊你的幸運數字

立誓開啟另一道門：
普通的幸福的常日

偶爾也有了點勇氣
打開一個盒子
拿出舊信件
一個字一個字地讀

讀到祝你幸福健康有空再見
再一封信一封信摺好放回去

有些事過一陣子再說
像洗淨黃瓜各自刨皮
加糖醃進玻璃瓶

在那之前我們整日坐著
無謂而且高興
無度況且浪費

如此這般直到下午四點鐘
剛好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
抬頭就看見小說裏
那個黑頭髮的男人

雨中，他撐一把烏鴉色的傘
踏著奇異的貓步
經過廣場的黃昏

6

雨是下得太久了
正好翻出胃腸浣洗
那些談話難以消化

整整一個下午
專心勤奮地工作
讓身體變成一只甕

除了破綻，什麼也不想
擱在屋簷下漏著雨水
也許能餓
但不太渴

你的親人都在那裏
在醫院
在午夜月蝕的公民廣場

你竊取一批消毒針頭
 沿途為每一個友善的陌生人刺青
 擁護鎮日抽菸

不久大家分別擁有了新的姓氏
 你記得他是草字頭七筆劃的
 看上去就像一罐新鮮蜂蜜

人們總覺得欠你更多
 所有年輕的親密關係
 老了以後都成為同謀

像那些租過同一間公寓
 黃金時代的清貧朋友
 圍一鍋滾粥，肩勾著肩
 打著拍子跳

Salsa
 最好的時光總是
 比預想遲

你看見草原上一個人揹著傘
 像揹著不知不覺老了而瘦的自己
 頭也不回地走

不為什麼就是很想哭

雨水打在手背上
 像比較不壞的那種預兆

你突然想起那個夏日清晨
 雨初初歇
 整片矮合歡欣欣綻放

像一雙最親愛的唇
 用最小的音量
 挨近耳邊

7

你走得太久太接近
 邊緣——斜仰
 噘起嘴唇
 像水邊的蕨葉
 醒來發出一個極弱音

她說：「uhhhh...」
 咀嚼字母，音節，隱喻。

你這麼熱衷押韻
忍不住渴望一趟旅行

波塔佛科碼頭
你遇見第一個穿吊帶褲的人
約定公正交易
圍著一只二手引擎熱心地講價

但她終於是你的了
你便用藍色的油漆
在她白色的肚腹寫：
My Dear Dear Flamenco Vrgin——
我親愛，親愛的佛朗明哥

你們鎮日抽菸
在陌生的露天市集
販售Ulysses¹或任何與之押韻的假名

一本護照不如一串新鮮紅毛丹
在仲夏的闌尾被貓偷吻

你多麼希望走得再遠一些
越過一些盡頭

再抵達另一些盡頭

茅枝搭建的小屋裏
織草蓆的女人遞來一把手槍
你收下它緊緊抵住心臟
輕易便要去死

一切已然結束
有什麼好覺得後悔
你已經這麼強壯
總有某個字眼更適合你
例如「叛變」
或者「畏懼」

時光的珍珠孢囊裏
連雨都是你的外人

¹尤里西斯，愛爾蘭現代主義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小說中之主角。

8

一切都是假的
 一頭蝸牛在下雨的凌晨
 留下微小的影子化石

一朵盛開的牽牛花
 從此失散
 再也見不到面

房間之外的房間
 霧裏面的霧
 同居生活裏彼此調侃
 打起啞謎

暗中偷換新牌子的漱口水
 磨損的肥皂，
 牙刷，語言，關係

謊言嘗起來是涼的
 吐出來接近薄荷綠
 練習入戲，刻意撒謊
 保持一個嗅覺矛盾的身距

愛過但再也無法彼此靠近
 仍然擁有最低限度的慾望
 像一齣長達五十集的深夜電視劇
 最後五分鐘的劇情

對著鏡子
 慢慢地張開膝蓋
 擬態：柔軟而奇異的蕨

道別的當天
 午後又下了雨
 多麼厭膩啊真想轉開收音機

星期一，雨停
 而我再也不能回頭了

年輕時挽過誰的肩膀
 對看大笑著跳起方塊舞

老派仕女的擁抱
 麝香獸繞山遁走

9

我們一動不動地站了很久
很久地看著下午四點鐘的鐘面

陽光是走，時間是
鞋底瑟縮的碎石

誰拋出啞謎
喚人接應？
不適時務
實在沒趣

某個慶生派對在庭院裏進行
樓上那個男人緩慢而永久性地咳著嗽
用死去妻子的手巾清潔口沫
袖口摩擦另一隻袖口

他是一列亂碼
足以導致靜電
在晚夏的黃昏引發陣雨

讓許多鞋子踩髒另外許多鞋子
因為弄髒對方這件事
大家彷彿都成為永恆的舊識

分別打過同一把鑰匙並且恰好
住過同一間漏水的公寓

在分區停電的九月夜晚
輾轉接遞同一支吸水拖把

輪流傳閱加爾各答寄來的明信片
然後撕毀

如果那人的確在乎他會再寫一遍
讓我們讀完後撕掉然後再寫一遍

直到每個人都滿意
情願在信末署名

各自分到一小片奶油蛋糕
手挽手旁若無人地當街放起韋瓦第

但你總是要走的。
很久以前曾經有人這樣說過——
但我總是要走的。

至少現在還願意為誰重新來過不是嗎
想想事情比較好的那面接著是星期天

10

不久我們學會了「事出湊巧」這句話
嘗試在下雨的日子裏得體地練習

譬如

雨天的車站
我們同時伸手構著
同一把短柄摺傘

多麼「事出湊巧」
至於那傘
更教我們印象深刻

除了斜雨之下右傾打傘
其它方面我們無可避免地意見不合

秋天午後無數次短暫陣雨
我們需要無數短柄摺疊傘無數
「事出湊巧」與無數意見不合

才能擁有一點點從頭來過的可能嗎？
你站在水裏安安靜靜像一把白苦橙
兩手插進口袋搬弄幾枚銅幣

手機，火柴，過期發票
發票背面有人留下聯絡方式
戴白手套的接線生說
非常抱歉您撥的號碼是
空號。

想必事出突然你先走了
也許下回再打過去
你就老了
走在街上踢石子抽著菸

像每個尋常日子裏發生的人情事故
例如那個年輕男人快趕不上自己的婚禮
匆匆攔下一輛計程車卻不小心落下一隻
小牛皮鞣製色號幽靈黑的新鞋

如此這般事出湊巧
但幸好他帶了傘

那傘非常襯他
撐起來
幾乎接近圓滿

11

當自己是一盞舊本生燈
年輕時裹著棉被沉默地燒了許久

所有的照明都浪費了
如今只賸下
一些試探

像晚餐後的奶油蛋糕捲
隔桌伸出手臂彼此觸摸

米是鏞的
湯在碗裏

而你是更久以後
才能在一列高速行駛的長途火車上
從旅客置物區領錯了的一袋舊行李

那人提著我的口袋走了一段很遠的路
就這樣帶著半打壓花肥皂一張爵士唱片返回故鄉

下車前我遞了一張紙條
抄下生辰日期和旅館電話

但我沒什麼可以與他交換
即使我們都極願意再一次

並肩鑽進狹窄的車廂後座
看一場以前看過的午夜露天電影

只記得那演員普通極了
電影結束前觀眾們無可避免地親吻
根據劇情推測導演
該是個黑頭髮的安那其主義者

散場後讓你開走了車
不遠處年輕女孩低頭掉著眼淚
她說人生就是這樣了
最後只留下她和貓和櫥窗裏一件紅舞裙

12

但你寧願花更長的時間蹲坐
一刀一刀削著那枝色鉛筆

太陽潛入蘋果酒瓶底
初秋的光線沿著葡萄的表面滑落

黃昏的描圖紙
留下一道半虹圓

你多久沒哭泣了？
所有你暗自傾慕的
擁有巨大堅硬圓周率的乳房們

她們慢慢展開自己的模樣
像山溪邊的羊齒蕨

你坐在堤防邊慢慢地抽著菸
手裏握著一顆蘋果慢慢地旋轉

你開始搞懂了一點節奏：
一切並不大於一支 Salsa

攀越一道一道鐵絲圍籬
掌心握緊一朵溫玫瑰

但這輩子就是這樣了嗎？
寫永不被譯解的詩
永遠為了什麼人哭泣永遠
在深夜的柏油路奔跑跌倒

但你寧願花非常多的時間忍著渴
一刀一刀地雕著那枚蘋果核

13

我在語言的苔層裏
不動。
仰望天空，動用平視地表的念力
使雲層相聚又逕自錯身

讓黃昏落雨
讓每一個濕冷如孤蕨的陌生人成為灰色的火種
我在今日的溼壤培養他日的惡之根柢
一粒蒲公英種籽悄然離席
我握取它，將它深深埋入

我多孔而空無的心和
 多毛而飽滿的子宮頸
 我們的小孩將有鏽綠色的頭髮
 他將有堅硬如木棉的眼睛
 木麻黃的色情而多毛的身體

我們一起死去的時候
 他會為我們哀悼嗎？
 他會為我們在雨中摘下一枚梔子花
 心懷失重的真空的憎恨
 因而為了恨與愛情哭泣嗎？

石頭放逐石頭
 成為灰色的坳坑的河流

但我只想碰碰他
 嗅嗅他的頭髮對他說：
 我親愛的小孩啊這世界僅僅
 一座摺壞又攤開的紙迷宮

14

壤岩沉積為破碎且冷的
 午夜。凌晨四點四十四分

湖心結成血坳
 深谷浮昇鐵霜

從一千萬光年外礦銀鍛鑄的太虛沙漠
 憑空高速拋擲而來的隕石

劃破大氣層、積雨雲、風與
 每一扇尚未命名的空冥之窗

眼看語言的石頭擊落我的身體
 埋進我生鐵熾熱的琉璃靈魂
 眼看我眾星閃爍的00101110
 瞬間成為灰燼的碎冰

下一瞬間，你是門
 我是鄰壁熱心而慷慨的窺覷者

15

灰色的牆緊貼肩胛的柔軟丘陵
讓脊骨對它說話
接很輕很少的吻

讓生活就此傾頹
圯毀於文明，繁榮於洪荒

讓大水漫漫淹過器官的思想
讓蔓草生長然後

讓清晨來臨
有人在壁緣開啟門縫

最短的距離裏
脊骨化為震央
傳送岩孔

漂移
晦暗的夢之萼
讓風冷靜

讓巨大的語言

摩擦而緩慢地停頓

讓你的經過被納入一條路
磚石的縫隙
磨損時間的角質層

季節吞滅決心
如雲吞滅雨

欲雪的天
行走的人
低吠的陌生的犬

讓心凝結琥珀
你是我睡前睫毛蒸散的露煙

16

你躲在誰的下體
兀自發熱發光又起風

風吹過
你像一顆迷你火星

平躺於海洋的薄翼
仰望粉赭色的太陽系

大腿根部，白色
一萬具肉體的心臟
從這裏開始
跳動

死過一次你又是
一枝全新的鵝毛墨水筆
真好可以寫詩，做愛
躺著吃早餐

把奶油在餅面上抹勻
像時間
將身體分配給一座鐘

你懂得數算時間
轉彎，遭逢夕陽
掌握光和冬天和植物和雨

你就是時間
雨下得太久了，你割開
自己，含進金盞花的嫩株

時間一過，雨就停了
在指甲灰的薄暮中，輕聲說：
「我愛你。」

17

妳的心是丁香花
擁有夕陽裏A小調的氣味

紫色風景臨受藍色雨水
鐵鏽色的烏鴉日光
小孩的腳踏過你身旁
眼球擦過初潮之夜的紅弦月

它用染血的曲刃割下愛人的頭顱
慢慢地要妳感覺興奮並且快樂

妳的心是晶岩洞壁的千年膽結石
在每個經過的人臟腑裏煙雲繚繞——
一首俳句
一段旋律
一塊斷石

親愛的還是就這麼算了吧
我不過是某個帶行李的人
腦海中偶然興起
一趟短途旅行的念頭

他與你擦肩而過
此後再也走不遠

18

清晨，移開窗前盆栽
收整半腰窗簾，在舊銅陽光的鏡面上
看見自己

比我愛的人更老
比他患的咳嗽更輕

終究願意承認
用盡力氣的結果是零
終於也成為兩個頭戴灰呢斜頂軟帽

失敗的傢伙
厭煩的戀人

相約穿上對方喜歡的磷火綠與繡眼綠
挑一個陽光明媚的週五午後溺水殉情

湖底未栽黃水仙
讓你化身飛虎魚

張開嘴唇
吞進語言的苔草
吐出透明的魚鱗氣旋

自此成為比誰都堅忍冷硬的神
以官能派的風格
一次無人知曉的自我崇拜

夢想顛覆再顛覆的安那其降臨
為你披上鮮紅的水母胃甲
與可敬的敵手
展開一場跨時空戰鬥

19

黃昏過了，身體成為一道無形色的水
曾經引以自豪的那些句子

抵住舌尖
 細細吸吮
 在愛人桃核齒頰間度過的日子
 戴著黑色安全帽的騎士從窗下經過
 T恤背面寫著：「我是真的非常嫉妒你。」
 七個紅色的字燙傷我的心
 像七株同時盛放的赤山茶
 我把自己翻過來寫道：
 親愛的小孩，燈亮了
 我漸漸看不見了。
 徒然無光的房間裏
 用指腹的莖萼
 讀取睡前一杯杏仁茶涼去

20

許多小孩大聲微笑
 親愛的小孩你的笑聲就像時間
 我們跨越一座荒廢的遊樂園
 行經旋轉木馬杏仁色的側目
 背包遺失重力系統
 號碼浮升，名銜漂移，訊息盤旋
 繼續前進好嗎你說

畢竟除了走也無事可做
 所以我們又走走到了盡頭
 植物區裏的鋪矮蕨伸出手臂
 擁抱廢銅的白樺木空朽的腰
 我們於是知道冬天來臨
 親愛的小孩，還願意再笑一次嗎？
 我胸膛凝結一層憂傷的薄霜
 像經過烘烤的奶油鬆餅軟溫煦
 一匹紅色木馬躍過售票口前方的柵籬
 雪花落下牠落日黃色的背轡
 玫瑰中綻放初冬日光

21

似乎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
 你是一株枝骨嶙峋曼陀羅
 有人把你裝進襯衫前襟的口袋
 帶你回家又忘在野棠花叢生的巷尾
 ——這一類的故事你已經聽膩了
 但事情總這麼開始——
 早春料峭，米色雛菊開遍街道
 一個藍夾克男子向陌生的女士問路
 他們一起看了一場異國愛情電影

然後各自回到三樓的公寓裏睡著
 於是你知道：
 有人是橋，有人是地下道
 有人是綠園大道3段12巷57弄40號
 揹著單眼相機的旅人
 向無數喜愛異國愛情電影的陌生女子問路
 她們說：「往前走三個路口，看見
 超商後右轉再右轉。」
 最後你選了一張露天咖啡座待了整個下午
 無所事事
 看上去親切極了

22

有些事過一陣子
 就不那麼重要了

譬如花市，我們遲到三分鐘
 事件已然展開

白棉寬裙上印滿大黃波斯菊
 兔耳花緊緊闔閉
 一萬朵粉紅色的蛤
 齊聲鼓譟

一叢紅珊瑚失蹤
 一名婦人昏厥
 一頭貓踩壞西洋芹

但她的小孩呢
 時到如今沒人想起那小孩
 倒是更關心那鍋湯
 被燉壞的
 被寵壞的
 全都一副模樣

23

喝完湯我們感到有點兒失措
 只好把錯都推給胡椒
 胡椒的氣味是明朗藍調
 像午後一點鐘的太陽
 微微右傾
 照明一切
 正好我讀詩給你聽：
 「你是我珍愛的九重葛／
 讓南美的女人發起高熱」
 氣氛變得好些

可以看看電視
 有人說抽太多菸容易導致癌症，月事不順
 我對你說，很多事我都不是太懂
 你買了兩張週末車票
 票價是十根菸加上
 五週半燈光節約
 第一張赴布宜諾斯艾利斯
 正面寫著：「讓我們向乾淨的空氣出發！」
 背面附註：「一路順風。」
 另一張車票通往海邊
 但未寫明海岸線確切地點
 我開始明白你的意思
 浴缸裏一把漂著圈子的粉紅牙刷
 一件大麻葉圖案的連身泳衣
 一頭陌生的蝸牛
 一只破損的玻璃花盆
 而我正要搭上第一班長途夜車去拜訪牠

24

一頭蝸牛住進眼睛
 牠是那麼地多愁善感
 以致老是算錯日子
 所有的身體都像牆

裂縫之中
 伸出苔草
 像以法式熱吻道別
 我帶牠前往一個乾燥明亮的地方
 極慢地散步
 手牽手像一部手動式放映機
 什麼都想反著來過一次：
 帽子——風箏——小孩
 女士——硬幣——菸斗
 終於在黑白默片裏我們找到一個石頭臺階坐下
 拍拍屁股捲好一根紙菸輪流抽著
 感覺自己強壯樂觀
 願意離開座位到廣場上搬運箱子和瓶子
 在清晨七點鐘騎一輛舊單車沿街發送
 新鮮的奶酪啊甜蜜的奶酪
 一名男人打開門
 他剛從早晨猜謎節目裏認識一些新的字彙
 Escargot²——Solitude³——Avec mon⁴

²法語：蝸牛。

³法語：孤獨。

⁴法語：與我的。

並且樂意與我們分享一些鬆餅
 但後來我們很快地長大了
 我對他說Merci, au revoir⁵，謝謝再見
 然後離開他多愁善感的奶酪
 而多愁善感就像奶酪
 繼續被沿街發送
 到更多喜歡在早上拋擲發音練習的人的臺階上
 甜蜜的奶酪啊新鮮的奶酪
 我和我最初的蝸牛
 我和我最初的寂寞

25

有些時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站著
 點一杯苦艾酒讓自己想想藍色
 想想雨——下雨的時候
 一頭蝸牛爬過整排水晶屋簷
 一個琴鍵被敲響
 它說「Re」
 比誰都接近一場苔衣灰
 屬於二十世紀裏
 比較良善的那一面
 你像一撮白板栗在爐火上燉了很久

湯裏攞了太多鹽
 無法讓你更幸福了
 1978年，戈德爾在維也納
 撕開秋天的第一塊kipferl⁶
 啊親愛的kipferl總是越多越好就像華爾滋
 讓我們穿一雙粉紅漆皮鞋迎向A小調
 轉過下一條街抵達廣場
 雕像下有人樂觀地宣稱：
 「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將會知道！」
 他坐下，一如往常吸菸斗
 看起來無比平靜且安詳
 某些雕像集合起來就更接近法蘭克福
 這個提議如此多汁
 聞起來甚至有點像是桃心木
 令我們情願在燻肉裏和解
 更何況，唯有蝸牛懂得該怎麼
 以石頭定義石頭
 然後給石頭以石頭

⁵法語：謝謝你，再會。

⁶德語，維也納著名的甜點：羊角麵包。

以勝利、光榮、溫暖
 以貓罐頭工廠
 以刮鬍膏與薄荷剃刀
 以一場非常非常長的飯後散步
 以噴泉與拋物線的午夜祕密集會
 最後來到你

26

有時候你是植物
 特別是裸子的
 像銀雀的那種

整個冬天待在甕裏
 讀極短篇
 抽捲菸

下一章是這麼寫的——
 春天時，有人經過

你就為他盛開
 問他是否也喜歡占卜？

他的顏色是土裏繡銀織地翠
 他的昨天是西北西

甜酒，石頭，矮鍋
 他的幸運物是蝸牛
 抽到號碼3

某些時候終於他成為了蝸牛
 星期一適合圓形的水耕玻璃

他在土裏吃雨
 吃小房子

有時候你是蕊
 有時候你則是胚

有時候你是藤
 從水色的苔裏甦醒
 露出透明的小葉

但他喜歡占卜嗎？
 或者其實更喜歡蝸牛？

你說：我愛你
 在最後一日的傍晚五點五十八分

愛是石頭
 或是啤酒？

兩分鐘後你走南南東
 立誓一生與綠色相反

你再一次占卜
 你繫緊了鞋帶

27

之1.
 有時候你是藤
 有時候你是肋骨空洞的葉

日光的鴉羽落覆雪後街道
 小房間內，孤獨的人久坐
 打一件粗花針織毛衣

等待冬天逐日以溫差靠近
 他的眼睛是黃昏的霜
 你哭起來
 他便是髮間單苞蓮

有時候你是夜
 有時候你湧升又墜破就像噴泉

之2.
 廣場
 石面大鐘敲砌第七座城市
 烏鴉最後離開
 一扇小窗掩上

在雨中，在道路的盡頭
 世界是一粒巨大透明的膠囊球

每一片錦色落葉
 是我賴以維生的藥錠
 餵養落單行人的身體

公園
 有貓凝駐

城市以塑膠晶柱溫柔包裹我
我深藏的心被誰消化？

人在遠途，記掛平靜安康
從遙遠明媚的國度
捎來消息

陌生的友人遞來日常的祝福
他說：祝你永遠幸福。

我握住這些字
彷彿握住開啟下一場夢境的鑰匙

那裏，沒有更好的王國在等待
授予你輝煌的愛的王冕

28

找一個下雨的星期三
從初秋的蘚裏離開你
我們擁有過量放蕩的雲
浪肆滂沱整座島嶼的下體
我的慾望拖曳為水晶體

埋葬在不可測的古老海溝
沒有人擁有完整的資格
不去成為一個完整的蕩婦
我是你無法測度的永夜的暗流
每個清晨搗毀心底的廠房
夜晚，一萬頭蝸牛安靜睡著
夢中一千株紅橄欖祕密繞行城市
果核的皺褶是岩表的脈壑
像我們都妥善愛過的人
你掌心緊握星球的果殼
我是你眼球受光剝裂的縫隙

29

落雨前，你剪去枇杷的乾肢
照料薄荷、胡椒和九重葛

黃昏，人群翻掘彼此的軟土
每一雙手緊握指路的植株

我背負最微型的廢墟
成為時間根部的泥癩

你說：妳好好的，我便愛妳。
但我再也聽不見
雨落下，烏鴉在午夜失去耳朵

沒有石頭的海
原始巨大的水晶岩漿

你行走於浪尖
對愛一無所畏的遊牧人

我在深夜悄悄含裹自己
像永不癒止的花萼的皰疹

月引力將傷口撫平為珍珠
佩戴在永不妥協的心

30

你開始規畫中年
開一輛二手雪鐵龍
搬進一座廢棄舊海港

樂意當許多人的新鄰居
樂意打牌

賭馬
調酒
抽菸斗

晚上九點
點一杯杜松子酒
以為就這樣一輩子到天亮

誰在黎明前大意破解你領帶的咒式
你街口左轉
走上二樓
第四階

鐵鑄雕花窗臺上一個人
洗一頭罌粟色波浪長髮
如一彎水淋淋紅月亮

你就知道沒有其他的辦法
整個晚年你怡然抽菸斗
向偷渡客學習水手結

開半瓶杜松子酒
交換雪茄

硬幣
情婦
麻纜索

分開生活
一張無可修改的必需品清單
但行至中年
終於可以從頭再來過
擦洗窗戶
刮乾鬚沫
尋找失物

添購新衣
一如無數次重複地愛
同一名陌生人

你頭戴一頂鼠灰無邊軟帽
叼一管菸斗
步下臺階
看起來就像那麼回事

你說
真難想像
不如養貓

貓是一行奧地利語
一段花體手寫署名
在一封你讀不穿的信件裏
沉而銳利
像針

睡在誰膝上
就讓異鄉人
格外思念異鄉

你抽菸斗，修理頭髮
拖沓半隻皮涼鞋
每週六早晨六點鐘
逛西岸的贓貨市場

買一張絕版唱盤
大清早囂張地放

你閉起眼
使爵士越短
日光延長
像歲月越老
你越明亮